

Nach der Festnahme

破案后

德国刑事司法档案

周琴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Nach der Festnahme

破案后

德国刑事司法档案

周 翠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DUKU

读
库

策划编辑 张立宪

美术编辑 艾莉

耿冰

助理编辑 杨雪

责任编辑 包仲明

特约审校 王立

刘亚

朱朝晖

目录

1	破案后
65	世纪诉讼
157	冤狱五则
261	后记

破案后

案件告破十年以来，罪犯挑起一场
又一场战斗。

一桩儿童绑架案

2002年9月27日午后，五十九岁的银行家弗德里希·冯·梅兹勒（Friedrich von Metzler）急急冲进挚友、合伙人雷士克（Hans Hermann Reschke）的办公室，喊道：“不管你在和谁通电话，赶紧挂掉。有人绑架了雅克布（Jakob）。”

雅克布是弗德里希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在卡尔·舒尔茨中学读书。这座中学成立于1901年，以曾担任美国内政部长的德国革命家舒尔茨（Carl Schurz，1829—1906）命名，约有七十多名教师和一千名学生。雅克布的哥哥弗兰茨（Franz）和姐姐艾琳娜（Elena）也在此读书。弗德里希夫妇希望孩子们过普通人的生活，鼓励他们就读公立中学，不聘任何保镖。

十一岁的雅克布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比同学个头稍矮，有两颗显眼的大板儿牙。当天风和日丽，因为放秋假的缘故只上三节课。通常情况，雅克布放学后会与姐姐艾琳娜一块儿坐公共汽车回家，但艾琳娜当天应邀参加同学举办的一个早午餐聚会，于是，雅克布独自一人由学校门口登上五十三路公共汽车。之前，他欢天喜地地告诉小伙伴，他家即将前往法国度假，并慷慨邀请两名同学一道前往。十点三十分，雅克布从箴非路公共汽车站下车。中午，家人未见到雅克布的身影，不以为意，或许他和小伙伴踢足球忘记了时间。然而，管家却于十二点四十分在别墅入口处捡到一个塑料袋，内装

一封打字机打成的勒索信。与通常严厉而简短的勒索信不同，这封信的语气相当独特：

我们绑架了您儿子，但我们并非意在毁灭您全家或者您儿子的性命，我们只要钱。为此我们提供如下交易：您在周日至周一的夜里一点准备好一百万欧元的赎金，其应由未做记号的旧钞组成，分装在两个阿尔迪超市的购物袋中，捆扎好后放在十四路街车开往新伊森堡方向的“上猪坡”车站。此后，您离开此地直接回家。您儿子会在第二天回家。借助警察的帮助，您极有可能会找到我们，但我们并无任何损失：我们不想伤害您儿子并会公平对待他，我们只想要钱，您儿子值这个价码。让我们带着钱离开这个国家，您也别找了。如果我们拿着干净钱到了安全地带，自会放了他，这对各方都是最佳方案。如果我们未获成功，您儿子将永不会出现。作为您同意的信号，请周六晚上在您家入口处停放一辆汽车，打开车灯。

弗德里希与雷士克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单独行动十分危险。雷士克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CDU）的党员，他拨通了同党、黑森州内务部秘书考特斯（Udo Corts）的电话。对方表示，了解情况之后马上回电。不久，考特斯回电称，他们将竭尽全力。一小时后，雷士克到达法兰克福警察局，与当时局内的最高领导、副局长达施纳（Wolfgang Daschner）进行了首次会面。其时，正局长正度假在外。五十九岁的达施纳立刻组建了行动指挥小组，其由领导人、特警单位和咨询人员

组成，埃德温（Edwin F.）警长任行动总指挥。十五点二十分，绑架一事被秘密通报给法兰克福检察机关，一名检察官作为检方代表被派往警察局。两名刑警迫切希望与雅克布的家人谈话，于是藏在雷士克的车中前往梅兹勒别墅。同时，法兰克福警察局也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除家人、同学和老师之外，还有哪些人知晓雅克布当时从学校下学乘公共汽车回家？警方的心理学专家也对勒索信展开分析，以寻找可能的线索。然而，一切并无积极进展。

勒索信要求的9月29日当晚，弗德里希坚持亲自交付赎金。他在装钱的塑料袋内装入一个纸条：“我们依照要求做了自己该做的这份儿，希望您好好对待我们的儿子并尽快释放他！”

午夜一点十分，埋伏在森林中的警员监测到一辆本田轿车慢慢驶近。一位高个年轻人走下汽车，机警张望之后取走了装钱的塑料袋。警方很快查明：汽车所有人是二十七岁的马格努斯·盖夫根（Magnus Gäfgen），在法兰克福大学法律系已攻读十三个学期，即将毕业。警方推测他极有可能只是一名信使，便对他实施跟踪。盖夫根在市郊兜绕几圈，自认甩掉可能的跟踪后，径直开回住处。他的住所与雅克布下车的箴菲路车站毗邻。整夜，雅克布的家人都在电话旁守候，当他们获知取走赎金的人是盖夫根时，心里一沉。此前，雅克布的姐姐艾琳娜就曾怀疑过盖夫根，雅克布也认识盖夫根，若对方单独一人作案，情形显然凶多吉少。

警方暗地监视盖夫根，希望他至少会前往被绑少年的藏身处给他送水和食物。然而，9月30日一早，盖夫根却携十六岁的女友卡塔（Katharina）到法兰克福市中心购物。他在某银行存入五百欧元，又在自动取款机上取出，然后在下一银行重复此举，似乎在验证钞票的真伪。之后，他们开车前往附近城市，盖夫根在一家车行试车，并交付七百欧元定金预订了一部价值三万欧元的奔驰C200；在此处，他还打电话给法兰克福机场的租车中心，预租了一款同车型轿车；同时，他在一家旅行社为自己和女友预订了下周出发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度假行程。之后，他们又返回法兰克福市中心，进入一家发廊。看起来，盖夫根并没有释放雅克布或为其提供食物的任何迹象。警方焦急万分，这已是雅克布被绑架的第三天。指挥小组讨论后决定拘捕盖夫根。十六点二十分，当盖夫根与其女友准备到法兰克福机场地下停车场提车时，警察一拥而上将他们拘捕。

十八点二十分，富有经验的摩恩（Bernd Mohn）警官开始对盖夫根进行讯问，他尝试与盖夫根建立信赖关系。但盖夫根表示：“我对绑架一事一无所知，若能帮助找到孩子，我肯定全力以赴。”同时，警方也开始调查盖夫根的亲友和熟人，并搜查他的住所。在那里，警察找到一半赎金。盖夫根急切想知道女友是否安然无恙，摩恩警官表示：只要她与案件无关，就肯定不会有事。于是，盖夫根决定吐露只言片语。他先是表示自己在森林里捡到钱，后又声称：当他前天晚上在篾非路停

车时，一个年纪在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的男子与他搭讪，请他夜里一点到上猪坡公车站取一个袋子，为此他获得了两万欧元的酬劳。摩恩警官揭露他的谎言，反复告诫他：只要救下孩子的性命，就可获得大幅减刑。盖夫根不为所动。此时，在盖夫根房间搜查的警察虽未找到雅克布在此停留的证据，但却找到一个手写纸条，上写“探路、当地的活动时间表、木板小桥、背包、信测试、信、当地信息、投信测试、斧”。警方将此视为盖夫根参与绑架的证据。

当天二十点，行动总指挥埃德温向达施纳副局长报告了当前的调查结果与进程。达施纳表示，可对盖夫根施以直接的武力强迫。埃德温事后表示，他仅将此视为建议，而非命令。二十一点三十分，埃德温召集会议，讨论如何促使盖夫根说出雅克布的下落。在讨论中，埃德温就“使用直接武力强迫将会产生哪些后果”这一问题征求与会人员的意见，并请在场的心理专家斯泰芬（Stefan S.）发表意见。斯泰芬认为，根据他对盖夫根的印象，这样做不一定能取得成效，因为盖夫根是一个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人，他很可能百般逃避、信口雌黄，以拖延时间。斯泰芬还表示，盖夫根自恋傲慢、见钱眼开，可在这些领域与其交锋，并建议让雅克布的姐姐与盖夫根对质，因为盖夫根一直试图接近他们，努力获得他们的认可。埃德温首肯了这一建议，并请斯泰芬进一步审慎考察：兄妹二人是否有足够的心理能力与盖夫根面对。同时，斯泰芬也建议，还可找到能对盖夫根

施加影响的人与其见面。最后，会议制订了一个“分阶段方案”：让盖夫根先后与自己的母亲、雅克布的姐姐以及父母会面。

会议进行期间，摩恩警官继续对盖夫根进行讯问，未见成效。此时，盖夫根要求会见律师，并在与“律师紧急服务中心”协商之后选定了一名律师。二十二点，摩恩提笔写下三个问题：“雅克布独自一人在某处？他处于监视之中？他已死亡？”自己背过身，让盖夫根回答。盖夫根先是拒绝配合，后又圈选了第二选项，但未做进一步说明。据此，摩恩警官推断雅克布还活着。讯问时，警方心理专家斯泰芬也在场，他受托观察盖夫根的证言行为。他认为，盖夫根有意不做清晰描述，旨在拖延时间。其间，斯泰芬征得雅克布父母的同意，询问雅克布十五岁的姐姐艾琳娜和十六岁的哥哥弗兰茨是否愿意与盖夫根碰面，他们勇敢表示同意。二十二点三十分，埃德温警官再次向达施纳副局长通报了会议情况和下一步方案，获得批准。

10月1日零点，曹尔（Zoll）律师到达，他与盖夫根进行了大约三十分钟的单独谈话，敦促他说出被绑少年的下落。零点四十五分，盖夫根吐露：两名同伙在郎恩森林湖旁的一个小木屋中看守雅克布，但他拒绝说出具体位置。他表示，这两名同伙是他相交十年之久的一对兄弟，并扬言：“但愿警察在他家不会找到死小孩。”鉴于盖夫根不准备再作任何供述，他于一点半被带回号房，摩恩警官告知他早晨八点继续讯问。事后，达施纳

副局长认为这属于讯问策略的重大失误，警察原本应当持续讯问盖夫根。

警方指挥人员虽然对盖夫根的证言半信半疑，但经过讨论还是在凌晨三点下令对绕湖区域进行搜索。大约一千名警察带着六十只警犬投入了艰难的搜寻工作。四点，搜索警察报告：他们在湖边发现多个小木屋，但未找到与盖夫根的描述相符的木屋。六点和六点二十五分，特警冲进盖夫根供述的两兄弟家中，将酣睡中的二人抓获。这次行动由警察特别行动突击队（SEK）实施，该特警单位驻扎在各联邦州，以反恐、解救人质和实施突击行动为受训目的，但实际承担的任务却相当繁重，例如也包括执行拘捕、对自杀行动做出反应、押送犯人转移、采取各种对人和对物的保护措施等。

在联邦层面，特别行动突击队的兄弟单位是1972年成立的第九国境守备队（GSG 9）和1997年投入使用的海关中央支援队（ZUZ）；在各联邦州，特别行动突击队的兄弟单位是1972年成立的机动行动队（MEK），其隶属于刑警，主要负责监测活动，但也可开展行动。第九国境守备队和机动行动队是德国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解救被劫持的以色列运动员失败后组建的两支特警队伍。当时，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提出带着人质飞往埃及，但埃及总理拒绝接收。德国危机指挥小组却谎称埃及已同意，让绑匪带着人质分乘两架直升机前往慕尼黑机场，然后乘坐汉莎航空的飞机飞往埃及。依照原定计划，警察化装成乘客等在汉莎飞机中，伺机抓捕劫

匪。但在行动之前，机上乔装的警察心生恐惧，请求撤离。当两名劫匪看到飞机中空无一人时，疾步跑下旋梯欲返回停在百米之外的直升飞机。此时，德国狙击手开始射击。由于事前错认绑匪的人数只有四人以及担心不好调控，警方只布置了五名狙击手，但绑匪实际共有八名。一名在直升飞机内的绑匪随即挨个从容射杀了以色列人质。两个半小时的激战之后，九名人质全部死亡、五名劫匪和一名警察死亡^①。

除以上几种特警单位外，德国联邦刑侦局和各联邦州还设有另外一支特警单位“谈判特警队”（Verhandlungsgruppe），在危急、路障、自杀、绑架、人质以及勒索等情形投入使用。就黑森州而言，警察特种单位驻扎在卡塞尔（Kassel）和法兰克福两个城市，分别负责州北和州南的行动。法兰克福警察局下设三个特警单位：特别行动突击队、机动行动队和谈判特警队。此次雅克布绑架案，由特别行动突击队在队长W的领导下实施行动。

早晨六点半，达施纳副局长前来上班，行动指挥埃德温警长向他通报了最新进展。此时，雅克布已经被绑架四天。六点三十五分，达施纳命令埃德温及其副手米

① 1972年发生的这一恐怖事件，被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拍摄成影片《九月的某一天》（*One Day in September*），并获得200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关于解救入质行动的最新披露，详见《明镜周刊》（*Spiegel*）2012年第三十期（7月23日），第三十四页起。

勒到指挥室旁的房间进行案情研讨。达施纳表示，他决定命令对盖夫根实施直接武力强迫：“被绑架的孩子危在旦夕，拯救他的生命是最高目标，其他决定都应服务这一目的，警察不能束手无策看着他死去……请大家不要忘记，犯罪嫌疑人是通过他的犯罪行为一手造就了自己的境遇，并且他还可以通过告知孩子的下落而从中解脱，但雅克布却不能。”他要求手下设法去弄“迷魂麻醉剂”（Wahrheitsserum）^①；如果不成，就在事先威吓后，在医生的监控下通过给予盖夫根痛苦但不引起受伤的手段重新对他进行讯问。

六点五十分，米勒打电话给特别行动突击队的队长W，询问突击队中是否有特警愿意对盖夫根实施酷刑拷问。W非常吃惊，无语中挂断了电话。不过，他随即与手下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这于法无据。六点五十五分，W听说，被盖夫根检举的兄弟之一否认参与了绑架，其表示：盖夫根是在借机报一桩旧怨。当现年二十一岁和二十三岁的两兄弟还是孩童时，他们的母亲向警方揭露，盖夫根曾对二兄弟实施过性侵。

七点，米勒召集各小组长举行对策研讨。组长们认为，虽然森林搜查行动还未结束，但盖夫根拥有同伙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此时，已在盖夫根的房间找到全部赎金——五十万被放入钱箱，另外五十万散放在各色信

^① 这种静脉注射的麻醉剂又称“吐真剂”，成分为硫喷妥钠，被注射者随即进入昏睡状态，失去自控能力。

封与玩具箱中。大家相信：盖夫根一人单独对雅克布实施了绑架并藏匿了他，现在正等待少年死亡。米勒简单介绍了达施纳副局长下达的痛苦威胁命令，引起与会人员的骚动。一名组长表示：以这种方式获取的证言，在刑事诉讼中被禁止使用，而且这一措施也于法无据；特别行动突击队队长W表示，为了保护自己手下的特警，他拒绝实施这一措施，而且他也不想葬送突击队的良好声誉；另一名警官援引警方心理专家斯泰芬的话，表示实施暴力也无法达到目的；唯有警官R表示，他不愿看到盖夫根将孩子的性命玩弄于股掌之间，尽管于法无据，但他打心眼里赞同达施纳的命令。不过，他认为，这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即在所有其他方案都已实施完毕且毫无成效之后使用。最后，与会人员决议：依照原步骤继续完成既定的“分阶段调查方案”，而且森林湖畔的搜寻工作也应继续。

八点，盖夫根从号房被提出，警方安排他与自己的母亲会面。盖夫根拒绝回答母亲关于雅克布下落的询问，却将一块百达翡丽交给母亲保存，他担心这块昂贵的手表可能在羁押期间丢失。事后查明，百达翡丽是他在一次宴会中从朋友处偷来的赃物。

同一时间，达施纳召集警官R、突击队队长W和米勒到其办公室，他激动地高声质问为何他的命令还未得到落实：“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米勒表示，已经制定了分阶段对策，而且多名组长对施加痛苦的措施有所保留。达施纳不欲展开法律讨论，他追问突击队队长

W，为何还未找到实施这一措施的警官。依照达施纳的设想，施加痛苦但不致皮肉伤的办法是拧大拇指或手腕。W谨慎表示：不好下达这样的命令，而且他的队中无人愿意这样做。达施纳坚称：必须找到这样的人员。W无奈表示，一名休假的警员可能会此招数。达施纳命令用直升飞机接这名特警归队，并要求亲自与他谈话。八点二十分，排查警员在湖边木屋找到一个带红棕色污迹的儿童睡袋，推测为血迹；八点四十分，米勒询问警医C的背景，问他是否愿意在他们行动时实施监控，对方表示同意；八点五十分，米勒打电话向达施纳报告睡袋与医生事项，达施纳表示，情况他都了解，他已与奥特文·恩尼凯（Ortwin Ennigkeit）警官谈过。

四十九岁的恩尼凯自9月30日九点钟开始连轴工作，他也参加了1日早晨七点的对策会和后来举行的一个小范围会议。这天早上，他一直忙着负责协调湖边搜查和逮捕二兄弟的行动。八点半，他被达施纳传召至办公室。达施纳表示：雅克布面临迫切的生命危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获知孩子的下落。他命令恩尼凯重新讯问盖夫根，可在医生监控下对盖夫根施加不致使其受伤的痛苦。此外，他还告诉恩尼凯，一名度假在外的特警正乘直升飞机赶来。

八点四十分，恩尼凯走至盖夫根所在的讯问室。此时，昨夜对盖夫根审讯的摩恩警官还未上班。恩尼凯向其他警官表示，自己受命于达施纳副局长，必须与盖夫根谈谈。此后发生了什么，恩尼凯和盖夫根各执一词。

恩尼凯在后来的诉讼以及出版的书籍中表示，他先是质问盖夫根关于同伙的谎言，然后告诉盖夫根：警方发现了带血的儿童睡袋。在盖夫根不为所动后，恩尼凯表示，可对他施加痛苦的人正坐着直升飞机赶来，而且还有可能给他注射“迷魂麻醉剂”。随后，恩尼凯向盖夫根解释了儿童谋杀犯在监狱中的处境——其与变童犯一样处于监狱生活的最底层，并表示：如果你与警方合作，我们会和狱长谈谈，让你的狱中生活好过一点儿。最后，他试图唤起盖夫根的良知，提醒他：若不施救，雅克布的脸和眼将永生在他脑海中徘徊，挥之不去。

相反，盖夫根声称，恩尼凯将脸凑近他，抓住他的肩膀威胁道：“这不是什么游戏或玩笑。一名特警正坐着直升飞机前来，他长得像极那名心碎的父亲，但他将让你遭受你从未经历过的痛苦，而且不留任何痕迹。”其间，恩尼凯不断模仿直升飞机的声音。而后，恩尼凯威胁他说：“我们将安排你与两名粗壮的黑人住进一间号房，他们会疯狂奸淫、殴打你……”

两人单独相处约十分钟后，盖夫根交代：雅克布被藏在比尔斯坦附近池塘的一个小木桥下。恩尼凯疾奔至走廊，高声索要比尔斯坦的地图。熟悉这一带地形的警官K和另外一名警察也立刻进入讯问室，向盖夫根询问详情。K不信任他的证词，盖夫根表示：“这次没错。”他在地图上指出一条田间小路，并说出一些只有到过该处的人才知晓的细节。

“他还活着吗？”

“我不知道，或许一切都太迟了。”盖夫根表示。

有警官询问恩尼凯使用了何种招数让盖夫根这么快招认，他表示这是秘密，他只是告诉盖夫根可能会给他注射迷魂剂或让他遭受痛苦。此时，前夜审讯盖夫根的摩恩警官来上班，由于担心其他警官的介入会破坏他与盖夫根建立起来的信赖关系，他怒气冲冲地要求将盖夫根带回自己的审讯室。盖夫根也表示，只有在摩恩警官的陪同下，他才愿意回到比尔斯坦。

十一点，警察带着盖夫根来到比尔斯坦的池塘边。

十二点，在木桥下找到捆扎好的尸包。

十五点，包裹在保全后被打开：里面的尸体被证实是雅克布。伤心欲绝的父母执意亲自辨认。他已经死亡四天。

这是漫长无比的四天。

媒体披露刑讯威胁

在回程的路上，警察追问盖夫根是否有同伙，他表示：银行家BS是策划与指使人。BS被捕后很快查明，这是盖夫根编造的另外一则谎言。

早在10月1日上午，盖夫根的父母就为儿子聘请了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恩德雷斯（Hans Ulrich Endres），但该名律师正在乌尔姆出席庭审。当他得知法兰克福的事

态进展后，遂请求法官中断庭审以返回法兰克福，并获得法官的首肯。十四点三十分，恩德雷斯律师赶回法兰克福，他马上与从现场被带回的盖夫根进行了会面。盖夫根称，他对讯问警官怕得要死，对方强硬无比，曾对他实施了痛苦威胁。此前一小时，达施纳副局长已在媒体发言人首席检察官S的陪同下向焦急等待的记者简短通报了案情。10月9日，首席检察官S在案卷中补充做出附注：“鉴于新闻发布需要极高的技巧，他作为新闻发言人兼部门领导曾在2002年10月1日与达施纳副局长进行过谈话。”同时，S要求获知达施纳相关行为的另外两名检察官K和M对此事绝对保密。

10月2日，恩德雷斯律师在某警察分局处再次从盖夫根父母那里了解到盖夫根自白的过程。12月2日，盖夫根请求恩德雷斯律师转交一封他写给女友的信，律师将此信交给了检察官。在信中，盖夫根写道，他被迫做出了虚假的自白。此信后来被检方封存。

一名即将毕业的法科大学生出于何种动机制造了如此残忍的悲剧？这一案件引起《柏林每日镜报》（*Berliner Tagesspiegel*）的主任记者约根·石莱博（Jürgen Schreiber）的关注，他通过与盖夫根的律师访谈、向盖夫根书面提问等方式进行了深度采访，并于12月7日刊发了详细报道《谋杀雅克布：贪财动机》。文中写道：“讯问人曾威胁盖夫根要将他带至走廊，打掉他的牙齿。”读到此报道的检察官深知：若此事当真，其蕴藏着巨大的爆炸力，因为这事关“警方的讯问可否在

后来的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2003年1月15日，检方遂对盖夫根进行了后续补充讯问，盖夫根证实，他确曾被警方施以痛苦威胁。

据称，达施纳副局长早在2002年10月就写下了案件附注：“我曾命令在盖夫根仍拒绝吐露时对其实施直接强迫。”2003年1月22日，这一附注被归入官方的调查案卷，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可查阅此案卷。在石莱博继续查访真相的同时，《图片报》（*Bild*）驻法兰克福的分部主任克劳瑙（Horst Cronauer）也在搜索资讯，他也从不同渠道得知：盖夫根的自白系在遭受痛苦威胁之下做出。无疑，上层领导极富争议的决定，曾使下级警官陷入重压之下。基层警察的躁动，又被机敏的记者捕捉、挖掘并放大。2003年2月18日，《图片报》和《柏林每日镜报》各自巨幅揭露盖夫根曾遭受警察威胁的详情，镜报配发的标题是：《雅克布谋杀案：调查人员曾欲酷刑拷问作案人》。这两篇报道使石莱博和克劳瑙获得2004年度“德国报界守护人大奖”（*Wächterpreis der Tagespresse*）一等奖。此年度大奖由“媒体自由基金会”自1969年开始颁发，旨在奖励对贪污受贿、裙带关系、不正之风和权力滥用等现象进行揭露或批评的记者或编辑，每年评选一、二、三等奖各一名，分别奖励一万二、八千和六千欧元。

媒体的报道将法兰克福警察局推向风口浪尖。2003年1月27日，法兰克福检察机关因涉嫌逼供 [《德国刑法典》（*StGB*）第三四三条]，启动了针对达施纳副局